

下
册

詩
話
書
百

[最新修订版]

施蛰存

著

詩話
書百

下冊

施蛰存

目录

晚唐诗话

78 李商隐：锦瑟	003
79 李商隐：七言绝句四首	014
80 温庭筠：五七言诗四首	022
81 温庭筠：菩萨蛮	032
82 杜牧：七言绝句十一首	040
83 许浑：金陵怀古	053
84 郑鹧鸪诗	064
85 曹唐：游仙诗	070
86 章碣：诗三首	079
87 李群玉：黄陵庙诗	085
88 刘驾：诗八首	091
89 秦韬玉：贫女	096
90 皮日休、陆龟蒙：杂体诗五首	103

91 三家咏史诗十首	110
92 韩偓：香奁诗、长短句六首	117
93 韦庄：秦妇吟	127
94 晚唐诗余话	145
95 唐女诗人	149
96 六言诗	159
97 联句诗	170
98 唐人诗论鸟瞰	177
99 唐诗绝句杂说	182
100 历代唐诗选本叙录	196

附录

“秦时明月汉时关”	214
说李白诗《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五首	218
说“飞动”	228

杜甫《戏为六绝句》	236
诗与词有什么不同?	250
谈谈《孟才人叹》	254
闺情诗	257
西明寺	259
我写《唐诗百话》	263
索引	266

晚唐诗话



78 李商隐：锦瑟

南朝宫体诗绮丽的辞藻，到盛唐时，已被摈斥在诗坛之外。王、孟的诗，固然清淡；即使李、杜、高、岑，也绝不堆垛秾艳的字面。从此以后，诗家一味崇尚清淡，到了郊、岛，已清淡到质朴无华的古拙境界，不免有人感到枯悴。物极必反，首先出现了一个李贺。他从齐梁诗赋中汲取丽辞幽思，运用在唐代的声韵琅然的近体诗中，登时为唐诗开辟了一片新境界。受李贺影响的有施肩吾、段成式、温庭筠、李商隐。段、温、李三人都排行十六。所以当时人称他们的诗体为“三十六体”。

杜甫作诗极讲究句法，如《秋兴》八首之类，诗句都极为雄健。作长篇诗又在叙事方法上，继承了司马迁、班固的史笔，如《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之类，形式是诗，精神却是一篇散文。这一特征，首先由韩愈继承了下来，于是使后世有“以文为诗”的评语。李商隐的诗，在句法、章法与结构方面，显然可以看出杜甫、韩愈的特征。

为了要运用绮丽的字面来结构对偶的律诗句法，有许多思想、情绪，甚至事实，不使用本色词语来表达，于是不得不借助于运用典故。在李商隐以前，诗人运用典故，不过偶尔用一二处，不会句句都用典故。而且一般的用典都是明用，读者看得出这一句中包含着一个典故。只要注明典故，诗意也就明白了。但是，李商隐的诗，往往是逐句都用典故，即使都注明白了，诗意还是不易了解。因为在运用典故的艺术手法上，他也有所独创。他在诗中运用典故，常常是暗用、借用或活用。典故本

身所代表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企图在他的诗中所显示的意义。

南朝宫体诗使用绮丽的辞藻，描写男女欢爱的宫廷生活，这些诗的思想内容，不会越出文字意境之外。因此，宫体诗的创作方法，绝大多数都是“赋”。李商隐有许多诗，也是组织了许多绮丽的辞藻，描写男女欢爱。但在文字表面现象的背后，还隐藏着与男欢女爱不相干的意义。这样，李商隐的艳体诗，或说情诗，仅是他的某一种严肃思想的喻体，我们说他是用“比兴”的创作手法来写这一类诗的。温庭筠与李商隐齐名，文学史上称为“温李”，但温庭筠的诗很少用比兴手法。无论意义还是价值，温庭筠的诗远不如李商隐。

在唐诗中，李商隐不能说是最伟大的诗人，因为他的诗的社会意义，远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但我们可以说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唐代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北宋初年，以杨亿、刘筠等人为首的一群诗人，掀起了一个学习李商隐诗的高潮。他们刊行了一部唱和诗集，名为《西昆酬唱集》，后世就把李商隐风格的诗称为“西昆体”。自从欧阳修、石介、梅尧臣等提倡魏晋风格的古诗，黄庭坚创立了江西诗派以后，西昆体就不时行了。但是，王安石还是说：要学杜甫，应当从李商隐入门。

明代是唐诗复兴时期，从前、后七子到陈子龙、钱谦益、吴梅村，都有李商隐的影响。清代中期以后，诗人好作情诗，专学李商隐的无题诗，流品愈下，出现了王次回《疑云集》和《疑雨集》。再以后，就有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那些香艳诗了。

金代诗人元遗山的《论诗绝句》云：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前二句是《锦瑟》诗中的句子，后二句说诗家都爱好李商隐的诗，但苦于不解诗意，最好有人把它们笺注明白，像汉代郑玄笺注《诗经》一样。这是历代以来读李商隐诗的人共同的愿望。到了明代末年，有一个道源和尚开始为李商隐诗作注解。这部书现在已经失传，无法见到，据说是“征引虽繁，实冗杂寡要，多不得古人之意”。但清初王渔洋在《论诗绝句》中曾极力推崇他，比之为笺解《诗经》的功臣毛公与郑玄：

獭祭曾惊博奥殫，一篇《锦瑟》解人难。
千秋毛郑功臣在，尚有弥天释道安。

据宋人笔记《杨文公谈苑》云，李商隐每作诗文，一定要查阅许多书本，乱摊在屋子里，人家比之为獭祭鱼。原来水獭衔到了鱼，并不立刻吞食，它要把得到的鱼，一条一条陈列在面前，好像祭祀这些鱼。好久以后，才把这些鱼吃掉。李商隐乱摊书本，找寻资料，以写诗文，情状也和獭祭鱼一样。“獭祭”这个词语，现在已被用来讥讽人家东抄西袭做文章了。道安是苻秦时高僧，自称“弥天释道安”，诗中用以指道源。

清初，朱鹤龄在道源注本的基础上，增补了许多。其后，经过程梦星、姚培谦、冯浩等人的笺注考释，现在我们用的是冯浩的《重校玉溪生诗详注》。借助这个注本，我们对李商隐诗中的典故，大致可以了解。

但是，对于整首诗的含义，还是不容易明白。尽管冯浩作了大量的考证笺释，恐怕还有许多不能作为定论的地方。

李商隐的诗，既然有了详尽的注解，还是不容易看懂，而读者偏偏还是爱好，这不是很有矛盾吗？并不矛盾。这正是唐诗的特征，尤其是在李商隐诗中体现了出来。唐诗极讲究声、色、意。首先是声，平仄谐和，词性一致，都是为了追求音律的美，所以称为律诗。隋代以前的五言诗，在不合乐的时候，都是平读的，像我们现在朗诵白话诗一样。唐代的律诗，即使不配音乐，也可以像歌曲一样吟唱，因为它的文字组织有音乐性。其次是色，它属于文字的美，是诉之于视觉的。李商隐极能组织绮丽的辞藻，他运用的单字和语词，浓淡、刚柔非常匀称，看起来犹如一片古锦上斑斓的图案。最后才是意，深刻的思想、感人的情绪，都是诗的内容，我们称为诗意。李商隐的诗，尽管我们不能理解其诗意，但是它们的声、色同样有魅力，能逗取我们的爱好。现在我举出一些历代以来众口传诵的名句：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
水亭暮雨寒犹在，罗荐春香暖不知。（《回中牡丹》）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
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春日寄怀》）
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卷旗。（《重过圣女祠》）
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无题》）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
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无题》）

以上八联，都是不朽的名句。第一联不用绮丽字面，而句法却俨然杜甫，钱良择在《唐音审体》中称之为“神句”。这些诗联放在全篇中，尽管全诗的含义不甚可解，但就是这一联，已具有吸引人的魅力，使人击节心赏了。此外，还有许多联句，连意义都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只因为有高度的声、色之美，也使读者不求甚解而仍能感到它是好诗。

李商隐的诗，有许多题作《无题》《有感》《读史》的，这些诗题，并不像历来诗人那样，用以说明诗的内容。为了记录他的恋爱生活，或者发泄他的单相思情绪，他写了一首隐隐约约的诗，并不要求读者完全明白，于是加上一个题目：“无题”。如果他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方面有所感触，也用艳情诗的外衣写下来，也题之为“无题”或“有感”。如果他对当时的政治、国家大事有所愤慨，他就用借古喻今的手法作诗，题之曰“读史”。“读史”就是“咏史”，这种诗题是古已有之。“有感”也有人用过，“无题”则是他的创造。此外，李商隐还有许多诗，用第一句开头二字为诗题，如《锦瑟》《碧城》之类。这些诗，其实也就是“无题”。

白居易作《新乐府》，唯恐读者不明白他的诗意，在诗题之下，还要摹仿《毛诗》，加上一个小序。例如诗题《杜陵叟》下面有一句小序：“伤农夫之困也。”白居易希望自己的作品大众化，要做到“老妪都解”。尽管他的诗已经够明白浅显，他还是不惮其烦地要在诗题上表现清楚。李商隐恰恰相反，诗意已经朦胧得很，还不愿加一个说明性的题目。留有余地，让读者自己去感觉，而不是理解。白居易和李商隐，代表了两种文艺观点，两种创作方法，一个是现实主义，一个是近于象征

主义。

现在我们就以《锦瑟》为例，看看历代以来许多人的体会：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晚唐
诗话

宋人《许彦周诗话》云：“《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柱如其弦数，其声有适怨清和。’又云：‘感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弹此四曲。诗中四句，状此四曲也。’章子厚曾疑此诗，而赵推官深为说如此。”

这大概是解释此诗的最早资料。许彦周记录赵深的讲法，以为这首诗是李商隐听了令狐楚家妓弹奏锦瑟以后写的。锦瑟有四种音调，诗中两联四句即分别描写这四种音调。“庄生”句是写“适”，或“感”，“望帝”句是写“怨”，“沧海”句写“清”，“蓝田”句写“和”。这样讲诗，真是可谓曲解。“望帝”句勉强可以说是形容其怨，其余三句就扣不上去了。瑟与琴一样，都是一弦二柱，锦瑟的柱数与弦数同，显然是胡说，既然李商隐自己没有注明此诗本事，又何从知道令狐楚家妓曾弹奏过适怨清和的瑟曲呢？但是，尽管许多人不能同意如此讲法，而王世贞还说：“李义山《锦瑟》诗中二联是丽语。作‘适怨清和’解，甚通。然不解则涉无谓，既解则意味都尽，以此知诗之难也。”（《艺苑卮言》）他以为李商隐的这一类丽语，讲不通就没有意思，讲通了反而又觉得不

过如此，没有余味了。这一评语，正说穿了李商隐诗的特征。

刘放《中山诗话》说，锦瑟是当时某一个贵人的爱姬，《唐诗纪事》说是令狐楚的妾。总之，都以为锦瑟是人名，而这首诗是李商隐写他对锦瑟的爱恋。这一讲法，也只是臆说，毫无根据。

但是《唐诗鼓吹》中郝天挺注此诗，仍用“适怨清和”之说。廖文炳从而解云：“此义山有托而咏也。首言锦瑟之制，其弦五十，其柱如之。以人之华年而移于其数。乐随时去，事与境迁，故于是乎可思耳（以上解第一联）。乃若华年所历，‘适’如庄生之晓梦，‘怨’如望帝之春心，‘清’为沧海之珠泪，‘和’为蓝田之玉烟，不特锦瑟之音，有此四者之情已（以上解中二联）。夫以如此情绪，事往悲生，不堪回首，固不可待之他日而成追忆也。然而流光荏苒，韶华不再，遥溯当时，则已惘然矣（以上解尾联）。”这样解释，已经是逐句串讲了，但是读者还未必能豁然开朗，信服他讲得不错，已表达了作者本意。

钱良择在《唐音审体》中释云：“此悼亡诗也。《房中曲》云：‘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即以义山诗注义山诗，岂非明证？锦瑟当是亡者平日所御，故睹物思人，因而托物起兴也。集中悼亡诗甚多，所悼者疑即王茂元之女。旧解纷纷，殊无意义。”以此诗为悼亡而作，以锦瑟为兴感之物，朱彝尊、朱长孺、冯浩也都有此设想，不过对诗句的具体意义，各人的体会又各有异同。

“锦瑟无端五十弦”，钱氏云：“瑟本二十五弦，一断而为二，则五十弦矣。故曰无端，取断弦之意也。”冯浩最初的笺解，以为此句是“言瑟之泛例”，引李商隐诗另一句“雨打湘灵五十弦”为例。又说：“以二十五弦为五十，取断弦之义者，亦误。”又说：“此悼

亡诗，定论也。以首二字为题，集中甚多，何足泥也。”这样，冯氏虽然也以此诗为悼亡而作，但认为锦瑟和五十弦都没有任何寓意，而他在重校本中却同意了钱氏的讲法。

“一弦一柱思华年”，钱氏云：“弦分为五十，柱则依然二十五。数瑟之柱而思华年，意其人年二十五岁而卒也。”杨守智笺云：“琴瑟喻夫妇，冠以‘锦’者，言贵重华美，非荆钗布裙之匹也。五十弦、五十柱，合之得百数。‘思华年’者，犹云百岁偕老也。”何焯解此诗首二句云：“首借素女鼓瑟事以发其端，言悲思之情，有不可得而止者。”冯浩笺云：“杨说似精而实非也。言瑟而曰锦瑟、宝瑟，犹言琴而曰玉琴、瑶琴，亦泛例耳。有弦必有柱，今者抚其弦柱而叹年华之倏过，思旧而神伤也。”

“庄生晓梦”二句，钱氏以为“言已化为异物”。何焯云：“悲其遽化异物。”冯浩则以为上句是“取物化之义”，下句则“谓身在蜀中，托物寓哀”。

“沧海月明”二句，钱氏以为上句言其“哭之悲”，下句“谓已葬也，犹言埋香瘞玉”。何焯以为“悲其不能复起之九原也”。这两家的意见是同样的，上句寓悲悼之意，下句惜其长眠地下。冯浩不同意这一讲法。他以为这首诗的下半是“重致其抚今追昔之痛”，“沧海”句是“美其明眸”，“蓝田”句是“美其容色”。

最后一联，“此情”二句，钱氏解释道：“岂待今日始成追忆，当生存之时，固已忧其至此矣。意其人必婉弱善病，故云。”冯浩在初校本中，讲法与钱氏不同。他说：“‘惘然’紧应‘无端’二字。无端者，不意得此佳偶也。当时睹此美色，已觉如梦如迷，早知好物

必不坚牢耳。”但是在重校本的《补注》中，却全部否定了自己的旧说，认为钱氏“起结之解，究为近理。中四句必如愚解。”他承认钱氏对此诗首尾两联的解释，较为近理。可是还坚持他对中间二联的解释。

以上所引诸家，都是清初康熙、乾隆朝的笺注家。他们都认为这是一首悼亡诗，但是全诗八句，各人的讲法都不尽一致。即使有相同处，也是同中有异。总的说来，清代诗家均认为此诗为悼亡而作。只有一个纪晓岚，以为它是一首艳情诗：“始有所欢，中有所阻，故追忆之而作。”（《李义山诗辨正》引）差距其实不远，只是那位美人死与不死之别而已。

据说有一个宋刻本李商隐诗集，第一首就是《锦瑟》，因此，何焯又曾以为是李商隐“自题其集以开卷”，此诗有自伤生平之意。此说记载于王应奎的《柳南随笔》。冯浩以为这不是何焯的话。近代张采田作《玉溪生年谱会笺》，关于《锦瑟》这首诗，就采用此说。最近出版了一部《李商隐评传》，其作者更以为这样讲法“最得其实”。他又从而“发挥”之。现在节录如下：

《锦瑟》实际上是李义山一生遭遇踪迹的概括。宋刊义山诗集把它置于卷首绝不是偶然的。首联以“锦瑟”兴起，是虚写。

“思华年”三字统摄全篇，是本诗基本主题思想的概括，中四句是纯系自伤生平之辞。“庄生”句包含两方面意思。一方面是实写，即追忆青年时代仙游生活。“庄生”，诗人自谓；“迷蝴蝶”，喻入道仙游。另一方面又是虚写，是说自己青年时代有过许多绮丽美好的理想，后来在冷酷的现实生活中逐一幻灭，化为泡影，晚年回忆起来真是既辛酸，又甜蜜。“望帝”句谓我满腹忧愤，

惟有假诗篇以曲传。“春心”寓迟暮之感。“沧海”句取沧海遗珠之意，意思是说，沧海的遗珠长对明月而垂泪。“蓝田”句意思与上句相近，是说蓝田的美玉，每临暖日而生烟。总的说来，这两句乃义山自慨不遇。珠、玉，诗人自喻美才；泪、烟，抒写沉沦不遇之痛。尾联运用递进句式，今昔对照，突出诗人内心的惆怅寂寞。诗用反问句式更有力地肯定正面意思：凡此种种遭受，何待今天回忆，就在当时也够令人惆怅伤感的啊！又诗题曰《锦瑟》，取首二字为题，犹《无题》也。

作者每讲一个词语，都引李商隐其他诗中同一个词语为证。例如庄周梦蝶的典故，李商隐用过好几次，作者都引用来作为旁证，以证明这是写“游仙生活”。看到句中有“沧海”和“珠”字，就说这是“沧海遗珠”之意。从来讲唐诗的，何止数百家，尽有讲得很深奥诘屈的，但没有见过如此穿凿附会的讲法。李商隐原诗虽然不能逐句实讲，但体会其含义，我以为悼亡之说，还是近情。自伤生平的讲法，或者可以聊备一说，但如果用《评传》作者这样的曲解，恐怕无论如何也讲不清这是一首自伤生平的诗。

以《锦瑟》为例，可知李商隐的许多无题诗，尽管注明了诗中所用典故，还是不容易了解其主题思想。

冯浩在几十年的研究及笺注工作以后，写下了两段结论。其一云：

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有偏见，互持莫决。余细读全集，乃知实有寄托者多，直作艳情者少，夹杂不分，令人迷乱耳。《鼓吹》合诸无题诗而计数编之，全失本来意味，可尤矻也。